

文心雕龙通论

原道第一

刘业超 著

【中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文心雕龙通论

傅璇琮谨书



【中编】

刘业超 著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中编 文心论

第十章 文心范畴论	539
第一节 文术:文心范畴的第一层面	540
一、宏观、中观与微观的有机统一	544
二、理论科学、工程科学与技术科学的有机统一	546
三、文章学与写作学的有机统一	547
第二节 心术:文心范畴的第二层面	551
一、关于作家心神修养的心术要领	554
二、关于感物动心的心术要领	555
三、关于结虑构思的心术要领	557
四、关于行文传达的心术要领	560
五、关于交流反馈的心术要领	562
第三节 心美:文心范畴的第三层面	564
一、美学对文心理论的宏观切入	564
二、美学对文心理论的中观切入	568
三、美学对文心理论的微观切入	576
第四节 心力:文心范畴的第四层面	582
一、对道的力学体认	582
二、对人的力学体认	583
三、对心的力学体认	584
四、对文学的力学体认	585

第五节 总术:文心范畴的总体把握	593
第十一章 文心本体论	595
第一节 关于文心本体的系统思辨	595
第二节 刘勰文心本体论的理论意义	604
一、文心理论体系的逻辑原点	604
二、文心美学法则的理论前提	615
三、推动文学自觉的理论武器	620
四、探索文心本质的理论阶梯	626
第三节 刘勰文心本体论的实践意义	627
第十二章 文心本质论	631
第一节 关于文心本质的诸多论见	631
一、哲学的思路	631
二、文学的思路	633
第二节 关于文心本质的系统思辨	642
第三节 刘勰文心本质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651
一、刘勰文心本质论的理论意义	651
二、刘勰文心本质论的实践意义	657
第四节 关于美的本质的中国式思考	659
一、前人探索世界性难题的基本思路	659
二、难题之难到底难在哪里	666
三、对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解答	668
四、对中国式解答的实践性验证	671
第十三章 文心形态论	680
第一节 文心在“为文”运动中的系统位置	680
一、写作的系统运动	680
二、文心在写作运动中的系统位置	684
第二节 文心的空间运动形态	685
第三节 文心的时间运动形态	693
一、文心的孕育阶段	693
二、文心的深化阶段	696

三、文心的外化阶段·····	698
四、文心的交流阶段·····	699
第四节 文心运动形态的基本特点·····	700
一、定向性·····	700
二、系统性·····	701
三、创新性·····	702
四、外化性·····	704
五、审美性·····	708
六、体式性·····	711
七、多维统一性·····	714
第五节 刘勰文心形态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716
一、理论意义·····	716
二、实践意义·····	720
第十四章 文心修养论·····	726
第一节 刘勰对文心修养的重要性的必要性的理论体认·····	726
一、心在文心运动中的系统位置·····	726
二、心在文心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	729
第二节 刘勰对文心修养的具体途径的系统论述·····	731
一、志气修养·····	732
二、阅历修养·····	737
三、学识修养·····	739
四、才力修养·····	742
第三节 刘勰文心修养论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迪·····	743
一、文心修养论的历史意义·····	744
二、关于文心修养的现实性审视和历史性思考·····	748
第十五章 文心萌发论·····	759
第一节 刘勰对文心萌发的理论体认·····	760
一、刘勰对心物交会的美学属性的理论体认·····	760
二、刘勰对心物交会的系统机制的理论体认·····	763
三、刘勰对表象运动的属性与特点的理论体认·····	766

第二节 刘勰关于文心萌发的方法论开拓·····	770
一、关于构建优化心理环境的工程主张·····	770
二、关于文心萌发的基本途径与要领的工程学因应·····	774
三、关于感物动心的心理调控的方法论因应·····	792
四、关于文心萌发完成的工程学概括·····	803
第三节 刘勰文心萌发论的历史文化意义与世界文化意义·····	805
一、关于《物色》宗旨的深度体认·····	805
二、刘勰文心萌发论的理论开拓意义·····	808
三、刘勰文心萌发论的深远历史影响·····	813
四、刘勰文心萌发论的世界文化意义·····	818
第十六章 文心构思论·····	838
第一节 刘勰关于主旨构思的理论体认·····	839
一、主旨形成的心理机制与工程要领·····	839
二、刘勰对高品位主旨的美学要求·····	841
第二节 刘勰关于题材构思的理论体认·····	851
一、对材料的鉴别与选择·····	852
二、对材料的剪裁·····	860
第三节 刘勰关于结构构思的理论体认·····	864
一、刘勰对结构的系统机制和系统功能的体认·····	864
二、刘勰对结构的工程要领的系统阐发·····	871
三、结构的美学规范和力学规范·····	881
第四节 刘勰关于文心构思中多种心理过程参与的理论体认·····	885
一、想象·····	885
二、灵感·····	887
三、直觉·····	896
第五节 刘勰关于文心构思成熟的理论体认·····	898
一、艺术型文心运思的成熟形态·····	899
二、科学型文心运思的成熟形态·····	900
第十七章 文心外化论·····	902
第一节 刘勰文心外化的系统理论与工程原理·····	902

一、刘勰对文心外化的系统理论的论述	904
二、刘勰对文心外化的工程原理的论述	912
第二节 刘勰对文心外化层级形态的系统论述	917
一、字——书面表达的基础材料	917
二、句——书面表达的初级形态	926
三、章——书面表达的高级形态	930
四、篇——书面表达的完整形态	934
第三节 刘勰对文心外化基本规范的系统论述	938
一、传真性	938
二、生动性	943
三、简练性	946
四、通贯性	956
第十八章 文心接受论	981
第一节 刘勰关于文心接受过程的理论体认	981
一、读者接受中的多种心理阻抗	982
二、实现接受的理论机制	986
三、实现读者接受的基本途径	990
四、文心接受的基本类型	999
第二节 刘勰关于表达与接受的内在契合的理论体认	1007
一、关于读者意识的系统思考	1007
二、作者适应接受的基本法则	1012
第三节 刘勰文心接受理论的历史意义、世界地位和现实启迪	1027
一、刘勰美学接受理论的历史意义	1027
二、刘勰美学接受理论的世界地位	1034
三、刘勰美学接受理论的现实启迪	1045

中编 文心论

第十章 文心范畴论

《文心雕龙》的逻辑结构,由枢纽论、文心论和雕龙论三大板块组成。枢纽论是对全书总纲的系统论述,属于哲理论的范畴;文心论是对全书的内在工作平台的系统论述,亦即对“以心术总文术”的原理、法则和要领的系统论述,属于“控引情源”的心术论的范畴;雕龙论是对全书的外在工作平台的系统论述,也就是对文章的形态运动的原理、法则和要领的系统阐述,属于“制胜文苑”的文术论的范畴。三大板块的有机统一,构成《文心雕龙》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内涵。本著中编文心论,就是对刘勰独特的“以心术总文术”理论体系的集中概括和具体展开。

像任何一门学科一样,文心学说也有自己借以认识现实和表述认识成果的特定范畴。这些范畴反映了人对某一特定领域进行认识的经验,以及从某一特定角度掌握世界的特殊规律。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范畴是关于客观事物特性和关系的最一般、最本质的基本概念。范畴的巨大认识意义就在于,作为人类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概括反映,它们是表现世界之规律性的逻辑形式,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扭结”^①。因此,对范畴的认识,也就是对规律和本质的认识,对人类认识的阶段性和完整性的认识。它不仅标志着人类认识的科学化和深刻化的阶段性水平,也记录着人类认识不断完善化的历史过程。

刘勰的文心学说,是一个由表及里、因内符外的多层面的认识结构,是“由比较深刻的本质向更加深刻的本质”不断深化的理论成果。对其理论范畴的基本定位,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①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第一节 文术:文心范畴的第一层面

“文术”是文心理论中的基本术语。“文场笔苑,有术有门。”(《总术》)“文术”是从工程学的特定角度,对作文的规律、原则、要领和方法的系统性概括。就其学术属性来说,文术论大概相当于当代文艺理论中的创作论的范畴。对文术的关注和标举,是文心理论中独特的开拓性领域和最基本的学术特色,标志着写作科学的自觉化和深刻化时代的到来。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章大国,从先秦以来,典章文籍汗牛充栋。但是,截至两汉时期,创作论并不十分发达。受经学“文以载道”的拘囿,文学批评的关注点始终集中在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方面,创作论长期停留在“依经立论”的范围内。纵有某些感悟,也只局限于只言片语的经验性表述,未能上升到工程科学的系统高度,研术之习远未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经学的衰微和多元文化的兴起,文学自觉的时代终于到来,研术之风也在社会上盛行起来。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葛洪的《抱朴子》,就是这种风气的体现。刘勰对文术的明确倡导与标举,则是这种时代潮流的最高综合与总结,也是创作论由潜科学向显科学飞跃的里程碑。

刘勰在创作论上的历史性开拓,首先表现在赋予创作论以工程科学的品格上。魏晋南北朝以前,对写作的研究长期停留在文章学的层次。文章学的研究是对写作成品的静态研究,侧重于对文章的基本规律与规范的归纳与揭示,就学术属性来说,属于理论科学的范畴。创作论的研究是对写作过程的动态研究,侧重于对写作行为(为文)的基本规律、法则与要领的归纳和揭示,就学术属性来说,属于工程科学的范畴。写作科学作为工程科学最根本的标志以及它与文章学的根本区别,就是对术的重视。

将“术”的概念作为专门性的术语引入创作论中,使创作论具有鲜明的工程科学的品格,是刘勰的一大创举。《总术》就是对文术的重要性的集中论述:

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夫不截盘根,无以验

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

刘勰认为，文才的通达，必须依靠通晓文术。对文术的重视与否，是创作是否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是“执术驭篇”，则犹如善于下棋的人精通招数；如果是“弃术任心”，就好像赌博的人专靠运气。二者在效果上是迥然不同的：

故博塞之文，借巧徕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从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

惟其如此，“才之能通，必资晓术”。创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无一不涉及“术”的问题。

见之于《神思》，是对驾驭文思，保持文思畅通之术的论述：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怪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见之于《风骨》，是对构成风骨的基本法则与要领的标举：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见之于《通变》，是对继承与革新的原则与方法的强调：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缛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

见之于《镕裁》，是对构思之初先要立下的三项准则的昭示：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

见之于《附会》，是对布局谋篇的要领和方法的通论：

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

见之于《章句》，是对造句分章的方法和要领的阐述：

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

对于作品的欣赏与批评，也有一个“术”的问题。《知音》云：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若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务先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官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术”不仅是创作论的全息性内涵,也是文体论的普遍性追求。“敷理以举统”,是文体论的核心内涵。所谓“理”,既是对文体规律的概括,也是对文体运作的基本法则与要领的概括。“理”与“术”,是融合为一的同义表述。无论是“原始以表末”,还是“释名以彰义”,或是“选文以定篇”,最后都要落到“敷理以举统”的“术”的方法论的实处。如《论说》中对论说之要领和方法的精辟论述:

原乎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荃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辩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在文体论中对“术”的强调和标举,也可从《诠赋》中见其一斑:

原乎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本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对“术”的关注和强调,广泛地表现在文心学说的每一个层面之中,构成着文心学说的前无古人的学术特色。它不仅赋予文心学说以工程科学所特有的实践性品格,也赋予它以自觉化和系统化的理论品格。

所谓实践性品格,是指它的可操作性的鲜明特征。由于这一鲜明特征,写

作学得以从传统文章学的母腹中娩出,获得自己独立的生命。以文术为特别标志和集中追求的写作学的产生,是传统文章学观念的质的飞跃。在传统文章学范畴中,“文”只是“载道”的工具,是“经”的特定载体。“经”是“圣人之言”,非一般人所能染指。对“文”的研究,只能附属于对“道”的研究。圣人之所以能文,不是依靠“术”的作用,而是依靠“道”的作用。“道”对于圣人来说,是一种“天纵地设”的先验性的东西,是“生而能之”的东西,不是“学而能之”的东西。在这种思想体制下,社会上的“为文”必然拘囿在“述而不作”的牢笼之内,不存在自由创作的可能,也不存在对创作方法进行探索和交流的可能。刘勰文心学说对文术的强调和标举,是对“圣人立言”的神秘面纱的大胆撕裂,是对传统观念的极大解放与扩充,标志着文学(文章)的创作已经属于人人,成为一项社会性的公共事业,文学(文章)的创作方法已经属于人人,成为一项社会性的公共技术。文学(文章)的社会化过程与它的工程化过程是同步发生的,二者互为条件,互为保证,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过程和写作实践的进步过程。这一品格,在本著的雕龙论中有详尽阐述,此处不做具体展开。

所谓理论品格,是指它对文术的归纳与论述的系统化和深刻化的鲜明特征。刘勰文心学说中所标举的文术,不是一般意义的支离破碎的小术,而是一项巨细无遗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在方法科学上的鲜明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宏观、中观与微观的有机统一

刘勰对文术的重视,首先表现在对宏观性的工程战略的全局性把握:“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总术》)他明确认为,文学创作过程虽然千变万化而没有定契,但是创作本身总是有一定的规律和方法可以遵循的。运用文术时,必先坚持一条最根本的原则:把握大体,统观全局,然后才能恰如其分地运用各种各样具体的文术。文术,是为内容的全局性表达服务的。唯其如此,才能做到“乘一总万,举要治繁”,使各种具体的方法和技巧都能获得各得其所的积极效果。如果违反了这一总体性的工程原则而去盲目地追求技巧和方法,就会良莠不分,在文术的运作上出现种种顾此失彼或适得其反的偏向:“精者要约,匮者

亦鲜;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辩者昭晰,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曲。或义华而声悴,或理拙而文泽。”(《总术》)那么,文术也就失去应有的意义了。

宏观性的工程战略的实施,不能离开中观性的具体工程方法的运用。所谓中观性的文术,是指某一门类的专门性方法和技术,属于战役性方法系列的范畴。表现在文心理论中,就是对创作的各个具体环节的方法系列的论述和标举。文学(文章)创作是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包括构思、结构、剪裁、章句、修辞等诸多方面。对于创作的完整过程而言,每一个具体的环节,都离不开对文术进行运用和驾驭的专门性的方法系列,从各个不同的领域支持着和完成着创作的整体化过程。下面,试举结构领域的方法系列为例,以见其一斑。

所谓结构,就是对内容的顺序、繁简、融贯等诸多方面的组织与安排。这些组织和安排,被刘勰称为“附会”与“铨裁”。二者作为整体化的组织保证,是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和技巧来实现的。“附会”的总原则和总要求是:“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总文理,统首尾”的方法是遵循主旨和脉络去“整派”和“理枝”。“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附会》)“定予夺”的方法就是“铨裁”。“规范本体谓之铨,剪裁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铨裁》)具而言之,就是按照熔裁的三项准则进行运作。“合涯际”的方法是:“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意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章句》)概而言之,结构的技术也就是系统化的技术。虽然涉及方方面面,提到中观性的层面来看,原理和法则实际只有一条:“骝牡异力,而六轡如琴;并驾齐驱,而一轂统辐;驭文之法,有似于此。去留随心,修短在手,齐其步骤,总轡而已。”(《附会》)

各种专门性的方法系列中,又可从微观上分成许多细小的技艺,这些微观性的技艺,是实现战役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手段,属于战术性的范畴。以修辞为例,就包括“比兴”、“事类”、“夸饰”、“隐秀”、“声律”、“丽辞”等诸多领域,每

一领域都有自己特定的方法和要领,从更加细小、更加具体的范围内实现着自己独特的工程性的战术任务。

宏观、中观、微观,战略、战役、战术,无论是哪一个层面的技术,都在文心理论中融化成为有机的整体,从工程学的实处,科学地指引着写作的全息性过程。如此周密的写作工程理论体系,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见其匹的。

二、理论科学、工程科学与技术科学的有机统一

文心学说既具有实践性品格,也具有理论性品格。它的实践,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它的理论,是指导实践的理论。表现在文术体系上,必然具有理论科学、工程科学与技术科学三者融合为一的鲜明特征。

所谓理论科学,是指以发现为核心,对事物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进行探索和揭示,并归纳为真理的系统知识。所谓工程科学,是指以理论科学为依据,以创制为核心,集成科学和技术,进行综合施工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系统知识。所谓技术科学,是指在工程科学指导下的关于特定的工具和方法的具体运作的工艺要领和技巧的系统知识。文心学说关于“文术”的基本原理的系统论述,无一不以其高瞻远瞩的概念、原理体系作为认识依据,有据而发,循理而行,表现出了理论科学所特有的“掌握本质和规律”的鲜明品格。《文心雕龙》中的“枢纽论”,就是典型的例证。该著对开发文心活力的基本途径的系统设计,对文心阶段运动及体式运动的基本要领、法则和方法系列的系统策划和阐述,表现出了工程科学所特有的理论结合实际的鲜明品格。该著对每一种具体文体或每一个具体的写作环节的要领与方法的策划和阐述,则具有技术科学所特有的工艺性和实效性的鲜明品格。文心学说将三个层面的科学结合在一起,使它们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也就是《总术》篇中所昭示的:“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这32个字,就是对三位一体的完整表述。刘勰所讲的“术”、“门”,就是对技术科学的集中概括。刘勰所说的“大体”、“穷源”,就是对“术”与“门”的学理依据和工程依据的集中概括。刘勰所说的“一”、“要”、“源”、“理”,就是对工程科学之所凭依的理论科学的集中概括。

理论科学以认识论的优势,引导写作实践成为有明确指导思想 and 目标的自觉实践;工程技术科学以方法论的优势,使写作学的理性认识体系能够转化